

申叔舟与倪谦诗文唱和版本及用韵考略*

褚大庆** · 金贤珠***

<目次>

- | | |
|--------------------|----------------------|
| I. 序言 | 2. 题目或文字差异 |
| II. 四种版本样貌及题目或文字差异 | III. 依《洪武正韵》唱和的特征及意义 |
| 1. 四种版本概貌 | IV. 结语 |

I. 序言

众所周知，在明代，中、韩交流，特别是文化外交流或诗赋外交是极为活跃的。正统十四年(1449)十二月中旬明朝使臣倪谦偕副使马恂奉命出使朝鲜，景泰元年(1450)到达朝鲜王京(今首尔)。在朝鲜历时一个多月的生活中，与朝鲜馆伴们进行了唱和活动，其中与申叔舟的诗文唱和多达20余篇次，占这次中、朝文人诗文唱和数量近半数，文体有诗、赋、辞、序、书简6种之多，诗又包括五言律诗、五言排律和七言律诗等。¹⁾二人交流唱和的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文体之丰，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二人的诗文造诣和深情厚谊。就如倪谦诗中所言“情乎道合有谁如?”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二人在诗赋创作的韵

* 本论文为依据延邊大學雙一流學科建設項目基金所撰述

** 第一著者，延边大学朝汉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语通翻译系交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域外汉籍文献与中国文献关联研究)

*** 交信著者，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教授

1) 按：《雪霁登楼赋》唱和佳话则被载入朝鲜韵书《大东韵府群玉》卷八“楼”韵之“雪霁登楼”条。

律上，竟然不是押平水韵，而是不同寻常地依据了《洪武正韵》。这使得申叔舟与倪谦的诗文唱和在中、韩交流史上呈现出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究申叔舟与倪谦诗文交流唱和的四种版本、文字和用韵的历史样貌吧。

II. 四种版本样貌及题目或文字差异

1. 四种版本概貌

其一《辽海编》²⁾，倪谦之子倪岳于明成化五年(1469)刊刻本，半叶10行18字，注小字双行。赵体字。四周双栏，双鱼尾，黑口。卷首有卢雍于成化五年冬十一月初一撰写的序文一篇。目录六叶，记录著“诗二百八十三首，辞赋四首，记二首，铭一首，序跋五首，纪事一卷”共四卷，卷一为倪谦出使朝鲜前与馆阁文人唱和诗作及沿途创作的诗歌。卷二为与朝鲜馆伴诗人的唱和之作。卷三题为《朝鲜纪事》。卷四题为《中朝赠言》(以下简称“成化本”)；

其二《保闲斋集》³⁾，依据甲辰(1487)本于1645年翻刻，四周双栏，双花纹鱼尾，鱼尾内有四片两两相对，向中心倾斜的叶状阴文图案。黑口。半叶12行19字(以下简称“甲辰本”)；

其三《奉使朝鲜倡和》⁴⁾，收录于罗振玉刊刻《玉简斋丛书》，宣统二年

2) 倪谦，《辽海编》，殷梦霞·于浩选编，《使朝鲜录》(上)，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2003，441-661页。另，关于倪谦其人及著述，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九载：“倪谦，字克让，上元人，一甲第三人，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僖。《玉堂稿》一百卷、《南公稿》二十卷、《上古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倪文僖公》三十二卷、《辽海编》四卷。”

3) 申叔舟，《保闲斋集》，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景仁文化社，1988年初版1996年再版。1994年出版的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卷60《保闲斋文集》即《保闲斋集》，也是据甲辰本影印的。

4) 倪谦，《奉使朝鲜倡和集》，殷梦霞·于浩选编，《使朝鲜录》(上)，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2003，397-419页。

(1910)石印本,半叶13行22字。宋体字。四周单栏,无鱼尾(以下简称“石印本”);

其四《东文选》⁵⁾,为韩国庆熙出版社1966年影印成均馆大学李佑成教授家藏木版本,四周单栏,双花纹鱼尾。载有申叔舟《次倪谦雪霁登楼赋》这一版的鱼尾,上侧为五片叶状聚合图案,下侧为三个向心聚合的等边三角形图案。白口。半叶10行,序文行17字,正文行19字(以下简称“木版本”)。

其中,《保闲斋集》卷十二亦题为《辽海编》,其卷十六与《附录》还收录了一封申叔舟的书简与一首倪谦的五言律诗。而《东文选》卷三收录了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即申叔舟《次倪谦雪霁登楼赋》,它与倪谦《雪霁登楼赋》是仅此均被四部文献收录的作品。《奉使朝鲜倡和集》收录倪谦与申叔舟诗文各为16篇和6篇。除此之外,尚有成三问《成谨甫集》卷一《皇华酬唱庚午》⁶⁾所载5题7首诗,因仅第7首为倪谦诗作,故本文不作论述。

首先,在版式上,四个版本各具特色,特别是韩国的两个版本与中国版本差异较为明显,多为形状独特的花鱼尾。

其次,在诗文唱和的顺序、题目上,甲辰本与成化本差别较大,即成化本按照写作的先后顺序排列,而甲辰本按照先诗歌后文赋的排列顺序。此外,二者均有诗文未被对方收录,如成化本中的倪谦《谢泛翁、谨甫惠墨笔纸》、《至辽阳东寄泛翁、谨甫》、《谨甫见和即席复用韵答兼柬郑工曹》⁷⁾和七言律诗《泛翁见和即席用韵以答》等4首诗均不见于甲辰本。而倪谦《留别成谨甫》和申叔舟《在燕京会同馆呈倪学士谦手简》一诗一文则仅见于甲辰本。

2. 题目或文字差异

在题目或文字表述上,各自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舛误。且甲辰本与成化本

5) 徐居正等,《东文选》,庆熙出版社影印,1966。

6) 作者题注:“见倪马《皇华集》”。成三问,《成谨甫集》卷一,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景仁文化社,1996,187页。

7) 倪谦《奉使朝鲜倡和集》题为《步韵奉答泛翁谨甫二知院兼柬冬卿郑相同览》,殷梦霞、于浩选编,《使朝鲜录》(上),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2003,410页。

却不约而同地订正了对方的错误。具体文字内容上的差别如下：

第1首,⁸⁾ 倪谦五言律诗〈再用韵兼小诗一章并似⁹⁾郑工曹其二〉, 甲辰本题为〈小诗一章呈¹⁰⁾郑工曹〉。如仅就标题而言, 此诗似乎与申叔舟无关, 然不论成化本亦或甲辰本均与申叔舟次韵诗作一併收录, 考倪谦奉使朝鲜行迹, 以及申叔舟的和诗, 此诗可断定为二人诗文唱和之开篇。诗中, “喜逢冬曹彦”一句中的“冬”, 甲辰本作“东”, 误。冬曹, 乃工部之別称。“情深义逾厚”中的“义”, 甲辰本作“意”, 指恩意, 亦通。

第2首, 申叔舟五言律诗〈次韵奉呈内翰大人文几〉, 首句“文星降人天”中的“人”, 甲辰本作“九”, 误。人天: 即指人间。“若就囊中探”句中的“就”, 甲辰本作“取”, 与后面的“探”字重复。

第3篇, 倪谦〈雪霁登楼赋有序〉, 此篇, 申叔舟甲辰本《保闲斋集》卷十二题为〈雪霁登楼赋〉, 且仅收录赋辞收录赋辞, 无序文。赋作中, “虽不敢厕文园之子”句中的“文园”, 石印本作“上林”, 误。“泛星槎于沧海”句中的“沧”, 甲辰本作“苍”。“驻使节于华阳”句中的“驻”, 甲辰本作“弭”, 误。“谨昭宣乎帝制”句中的“昭宣”, 甲辰本作“宣诏”; 石印本作“宣昭”, “昭”乃“诏”之误, “昭宣”: 明确宣布; “制”, 甲辰本作“命”。“规度翼翼”句中的“度”, 甲辰本作“制”, 亦可, 指建筑的规模形制。“雕阑矢棘”句中的“阑”, 甲辰本作“栏”。“洒春云于赭壁”句中的, “赭”, 甲辰本作“赫”, 指红色, 亦通。“矗层宵以独立”句中的“矗”与“以”, 甲辰本分别作“迭”与“而”, 前者为字形相近而误。“畅浩怀以舒写”句中的, “以”甲辰本作“之”, 与“以”互文, “写”作“泻”, 正确。“掬洪涛而澣涤”句中的“澣”, 甲辰本作“浣”。“澣”为“浣”异体字。“时当三春维孟”句中的“时”, 甲辰本作“兹”, “维”作“初”, 误。三春维孟: 出自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 “维孟之春”。“羲和耀晴”句中的“晴”, 甲辰本作“精”。“于是司马先生拉

8) 按: 需要说明的是, 如此行文试图呈现倪、申二人诗文交流唱和的最大面貌。而论述上以甲辰本和成化本为主并参照其他两个版本进行文字上的对校和理校。

9) 按: 此诗题为成化本实貌, 但此“似”字当为“拟”之误。

10) 似: 给与。呈, 则含有敬意, 如此改动则有自我抬高之嫌。詹杭伦、杜慧月, 《辽海编与倪谦出使朝鲜考述》,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予蹶重阶”句中的“予”，甲辰本作“余”。“倚曲槛”句中的“倚”，甲辰本作“俯”。“望瑶岛于蓬瀛”句中的“琼”，甲辰本作“京”，误。瑶岛：传说中的仙岛。“伊玉龙之竞飞”句中的“龙”，甲辰本作“虬”，误。“峻壁蜿蜒以西慕”句中的“慕”，甲辰本作“骛”与“驰”互文。宋汪元亮《湖山类稿》四《岁暮过信州灵溪》：“东骛西驰归未得，明朝又是岁将除。”“则开川汨潏”句中的“汨潏”，甲辰本作“萦绕”与前后文语义不符。“汉江浩荡”句中的“浩荡”，甲辰本作“荡潏”，与前文“汨潏”同义重复。“彼其六寺七监”句中的“六寺七监”，甲辰本作“五监六寺”。“争雄骋奇”句中的“雄”，甲辰本作“高”与其后的“奇”不搭配；“骋”作“聘”，字形相近而误。“慨吟赏之靡既”句中的“吟”，甲辰本作“唵”，同“吟”，“靡”作“未”。“不知身之居于九夷也”一句，甲辰本无“也”字。“先生顾予而笑曰”句中的“予”，甲辰本作“余”，“笑”作“叹”，与句末反问语气相符，形象生动。“子解斯景之可赏”句中的“解”，甲辰本作“鲜”，“解”字之形误；“赏”作“玩”。“于惟圣皇”句中的“惟”，甲辰本作“维”。“顾箕封之康阜”句中的“顾”，甲辰本作“迺”。“顾”是“回顾、回忆”。“迺”即“乃”，表示“于是、因此”。语气、语感不同。“康阜”作“藩庶兮”，亦通，但语意略有差别，“康阜”强调的人民安乐富庶，而“藩庶”侧重于物产繁盛。“孰匪我皇之渥恩”一句的“匪”，甲辰本作“非”，且句末有一“也”字。“予闻之乃击节而为之歌曰”句中的“予”，甲辰本作“余”，且无“乃”字。“层构之崇兮”句中的“构”，甲辰本、石印本均作“构”，层构：指高耸而多层的建筑。汉枚乘《七发》：“连廊四注，台城层构。”“褰裳往登兮”一句，甲辰本无“兮”字。“余泽渐被兮自玉京”一句，甲辰本作“馀泽渐被自帝京”字，且“玉”作“帝”，误，玉京为朝鲜王京即今首尔。“称藩东服兮荷太平”一句，甲辰本亦无“兮”，且“荷”作“席”，误。

第4篇，申叔舟《和雪霁登楼赋》¹¹⁾，序文中，“翰林先生”成化本、石印本均作“翰林倪先生”。“奉诏至弊邦”中的“弊”，石印本作“敝”，通假。“气象磅礴”句中的“象”，甲辰本作“像”。“凌轹乎两都”句中的“凌”，成化本作“陵”，通

11) 本文以距倪谦出使朝鲜时间最近的《东文选》卷三为底本。然诗题中直呼其名，与序文之谦恭完全不符，显然为后人改动。成化本题为《奉和前赋》，且署名为“高阳申叔舟”，籍贯题为高阳，误，应为高灵；甲辰本题为《和雪霁登楼赋》。

假。“不揆孤陋”句，成化本句前多一“辄”字，表示承接，语句更为通畅。“聊表景仰不能自己之意云尔”句中的“尔”，成化本作“耳”，通假。“斥偏霸而谈王”句中的“霸”，石印本作“霜”，误。偏霸：指偏据一方而称王。“历蓟辽以周章”句中的“以”，甲辰本作“而”，连词，表示承接。“曰或清而或浊兮”句，成化本无“曰”字。“蹇有脚之春阳”句中的“蹇”，成化本作“蹇”，误。“蹇”发语词，无实意。屈原《离骚》：“蹇朝谇而夕替。”“春阳”，石印本作“阳春”，即有脚阳春，典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阳春有脚，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木板本与成化本均作“春阳”，或意在押韵。“日陪侍乎游衍兮”句中的“侍”，甲辰本作“视”，误。“登高楼以作赋兮”句中的“以”，甲辰本作“而”。“盲风飒其海立”句中的“其”，甲辰本作“而”，亦通，“而”、“其”互文。但与前句中的“而”重复。“飘余思于天外兮”一句，成化本无句末“兮”字。“忽氛翳之朗清”句中的“清”，成化本作“晴”，误。“维变化之叵测兮”句中的“维”，成化本作“惟”。“与大化以委蛇兮”句中的“大”，成化本作“太”；“委蛇”，成化本作“逶蛇”，石印本作“逶迤”。“值滕六之效技兮”一句，成化本无句末“兮”字。“滕六”，传说中的雪神名。唐牛僧孺《玄怪录·萧志忠》：“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即不復游猎矣。”“媚巧态之婵娟兮”句中的“巧”，甲辰本作：“娇”。“畜气象于沆瀣兮”一句，成化本无句末“兮”，“象”，甲辰本作“像”；“沆”，石印本作“沉”，误。“集芬芳以流辉”句中的“集”，成化本作“挺”，误；“芬芳”，成化本作“芳芬”。“託雅意于华作兮”一句，成化本无句末“兮”字。“倾余盖其若旧兮”句中的“余”，成化本作“予”。“庶蓁芜之芟夷”句中的“蓁”，成化本作“榛”。“溯余派而上之”句中的“派”，成化本作“派”系“派”之古字；甲辰本作“波”，形近而误。“益见其所未见兮”一句，成化本无“其”字，甲辰本“见”前有一“自”。“安得纽弄闾阖”句中的“闾阖”，成化本、石印本均作“闾闾”；甲辰本作“棘闾”，误。“开盲聩于吾民”句中的“盲”，成化本作“瞽”。“使日出之域”句中的“日出”，成化本作“出日”，误。“而永囿我圣天子之鸿恩也”一句，成化本“也”后有一“哉”字。“维山维斗”句中的后一个“维”字，甲辰本作“与”，误。“驾楚驰汉”一句，成化本、石印本均作“驾楚驱汉”；甲辰本作“驾汉驰楚”，误。

第5首, 倪谦五言律诗〈谢知院申泛翁、成谨甫惠刀〉甲辰本题作〈谢知院申泛翁惠刀〉¹²⁾, 石印本作〈荷承宝刀之惠赋得小诗奉谢均希电瞩〉¹³⁾, “泽莹鸕鹚膏”句中的“莹”, 石印本作“带”, 乃字形相近之误。

第6首, 申叔舟五言律诗〈敬赓高韵奉呈诏使内翰先生文几〉, 甲辰本题为〈敬赓高韵奉呈诏使倪内翰〉。

第7首, 倪谦五言律诗〈泛翁见和即席用韵以答〉, 石印本题作〈鄙句敬酬雅贶不意有劳见和是以不容已于言也〉¹⁴⁾。

第8首, 申叔舟五言律诗〈再承清韵不胜叹赏复呈荒句伏希容拙〉, “倾怀泄骇涛”句中的“骇”, 甲辰本作“海”。

第9首, 倪谦七言律诗〈谢泛翁、谨甫惠墨笔纸〉仅见于倪谦成化本。

第10首, 倪谦五言律诗〈希贤堂为申泛翁赋〉, 《保闲斋集》之卷十七〈附录〉〈同前〉¹⁵⁾, 即与前面明朝邬望所题〈题希贤堂卷〉同名之意, 且“景行端可行”句中的“端”, “还”。

第11首, 倪谦七言律诗〈申泛翁用工曹韵见遗即席和答〉, 甲辰本题作〈泛翁用工曹韵见遗即席和答〉¹⁶⁾。

第12首, 申叔舟七言律诗〈次韵奉诏使两位大人几下〉, 甲辰本题作〈次韵郑判书奉诏使两大人〉¹⁷⁾。

第13首, 申叔舟七言律诗〈复次高韵〉“大野苍茫迷远意”句中的“意”, 甲辰本作“眺”, 误。迷远: 系古山水画“六法”之一。出自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 “烟雾暝漠, 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 谓之迷远。”。“倚遍东方处处楼”句中的

12) 申叔舟, 《保闲斋集》卷十二, 民族文化推进会编, 《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 景仁文化社, 1996, 97页。

13) 倪谦, 《奉使朝鲜倡和集》, 殷梦霞·于浩选编 《使朝鲜录》(上), 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 2003, 408页。

14) 同上, 409页。

15) 申叔舟, 《保闲斋集·附录》, 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 《韩国历代文集丛书》卷60, 景仁文化社, 1994年版, 第294页。

16) 同上, 97页。

17) 同上, 97页。

“倚”，甲辰本作“題”，前后文意不符。

第14篇，倪谦五言排律〈孝女四月诗有序〉¹⁸⁾，甲辰本与石印本各题作〈孝女四月诗并序〉¹⁹⁾、〈孝女四月诗有叙〉²⁰⁾。序文中，“正闰廿又九日”句中的“又”，石印本作“有”。“则知为金氏女”一句，甲辰本句末有“也”字。“昔有齐季女常咏于〈召南〉”句中的“齐”，石印本作“斋”，通假。“倘惠和答”句中的“惠”，石印本作“兼”。“亦足成东方之美也”一句，石印本“足”后有一“以”字。诗中，“始知帝降衷”句中的“衷”，石印本作“夷”，与下句的“夷”重复。“生死同一辙”句中的“生死”，甲辰本作“死生”。“庶足传贤烈”句中的“贤”，石印本作“贞”，不妥，因为贞烈多指从一而终，宁死不屈。而此处主要讚揚金四月截指疗母疾之孝行。

第15首，申叔舟五言排律〈伏次郭山孝女诗韵奉呈内翰大人文几〉，“椶闌与店楔”句中的“店”，误。甲辰本、石印本均作“店”，正确。椶闌店楔，语出唐代韩愈〈进学解〉：“椶闌店楔，各得其宜。”指小物件亦各尽其能，喻指孝女金四月人虽普通平凡而其孝行却可垂范后世。

第16首，倪谦七言律诗〈留别申泛翁〉，石印本题作〈赋得近体一章留别泛翁院贤契〉²¹⁾。“爱问形声较韵书”句中的“较”，石印本作“校”，这是因为不论倪谦之子倪岳于明成化五年刊刻的《辽海编》，抑或最初刊刻于甲辰(1487)年的《保闲斋集》，均要避讳明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²²⁾，而石印本或因刊刻于清末民初，故改为原来的“校”字。“由余佐穆国宁虚”句中的“佐”，石印本作“在”，误。由余佐穆：指由余辅佐秦穆公使其称霸西戎的事迹，典

18) 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翰林撰修唐皋出使朝鲜路过郭山，亦以“孝女金四月之门”七字为韵创作了七言组诗。金安老，《希乐堂集》卷四〈郭山孝女诗次韵〉，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景仁文化社，1996，336页。

19) 申叔舟，《保闲斋集》卷十二，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景仁文化社，1996，98页。

20) 倪谦，《奉使朝鲜倡和集》，殷梦霞·于浩选编，《使朝鲜录》(上)，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2003，413页。

21) 同上，416页。

22) 陈正宏、梁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35页。

出《史记·秦本纪》。

第17首,申叔舟七言律诗《谨次留别之韵奉承文几》,“相送西来千里余”句中的“千”,甲辰本作“十”。

第18首,倪谦七言律诗《泛翁见和即席用韵以答》,石印本题作《用韵奉答泛翁知院贤契》²³⁾,且“马蹄蹀躞谙归路”句中的“归”作“阳”,误。“襟度知君多磊落”句中的“知君”,石印本作“久知”。

第19首,申叔舟七言律诗《敬次高韵》中的“莫云春树思无尽”的“莫”,甲辰本作“暮”,与“莫”为古今字。暮云春树:语出杜甫《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风静扁舟应不住”句中的“静”,甲辰本作“定”。

第20篇,申叔舟辞《送内翰辞并序》²⁴⁾,序文中,“自始谒至于奉别”句中的“奉”,甲辰本作“春”,误,“奉别”,乃告别之敬辞。“兹当解手捧觞临江”句中的“江”,甲辰本作“流”。

第21篇,倪谦辞《泛翁以古辞为别江上,即席和答》,甲辰本题作《泛翁以古辞一篇为别江上,即席和答》²⁵⁾。“沧江浩浩兮水不扬波”句中的“沧江”,甲辰本作形容词“苍茫”,误,与后面的名词“青春”不搭配。“青春将半兮惠风畅和”一句,甲辰本无“兮”字。“后会未可知兮怅修期之渺茫”句中的“渺茫”,甲辰本“杳茫”。

第22篇,倪谦七言律诗《至辽阳东寄泛翁、谨甫》,仅见于成化本。

第23篇,申叔舟赠序《送侍讲倪先生使还诗序》中的“浹辰而星轺言旋”的“浹辰”,甲辰本作“旬”。浹辰,古代以干支纪日,自子至亥一周,恰为十二日。浹旬,意为十日,喻指时间之短,故甲辰本之“浹旬”为佳。“惟吾东方”句中的“方”,甲辰本作“邦”。“如景星祥云垂耀东海之滨者乎”一句,甲辰本脱漏一“耀”字。“赞襄皇猷”句中的“襄”,甲辰本作“扬”,误。赞襄,意为辅助,协

23) 倪谦,《奉使朝鲜倡和集》,殷梦霞·于浩选编,《使朝鲜录》(上),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2003,417页。

24) 此诗成化本未标题目,此为甲辰本所题。

25) 申叔舟,《保闲斋集》卷十二,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景仁文化社,1996,99页。

助。文末署名“申叔舟序”，甲辰本无“叔舟”二字。

第24篇，申叔舟〈在燕京会同馆呈倪学士谦手简〉仅见于甲辰本，即《保闲斋集》卷十六之《书简》。

综上所述，就有关申叔舟与倪谦二人诗文唱和研究文献而言，罗振玉刊刻的《玉简斋丛书》之石印本《奉使朝鲜唱和集》文字谬误相对较多，是其中最差的一个版本。李佑成家藏木板本《东文选》则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版本之一。

总体而言，不论在刊刻年代上，还是文字记录方面，倪谦的《辽海编》与申叔舟的《保闲斋集》可以确定为现存两人诗文唱和的最佳版本。尽管后者不乏舛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对前者存在的一些谬误所作出的订正价值。比如，其重要代表作〈和雪霁登楼赋〉中“蹇有脚之春阳”一句的发语词“蹇”，订正了的成化本中“蹇”的错误；〈伏次郭山孝女诗韵奉呈内翰大人文几〉中对“椶闌店楔”一词的正确引用；〈送侍讲倪先生使还书序〉中的“淡句”的形象比喻；改定倪谦〈雪霁登楼赋〉中“峻壁蜿蜒以西慕”一句的“慕”为“骛”，与下句“连嶂迤邐而东驰”中的“驰”互文，生动活泼、韵律和谐。

Ⅲ. 依《洪武正韵》唱和的特征及意义

首先，押韵格式灵活多样，既有偶句押韵，又有逐句押韵。篇幅较短的11首五、七言律诗均为偶句押韵，而且次、和韵均严格依照对方原诗韵脚。例如：第1、2首两人五言律诗韵脚均为：骖、谈、探、南、岚、甘、三、潭、参、覃，押覃韵²⁶。第5至8首两人五言律诗韵脚均为：绦、膏、涛、曹，押爻韵²⁷。第11首至第13首倪七言律诗韵脚均为：收、愁、楼、不，均押尤韵²⁸。第16至18首七言律诗韵脚均为：如、书、虚、鱼，押鱼韵²⁹。

26) 乐韶凤、宋濂等，《洪武正韵》，亚细亚文化社影印，1973，337页。

27) 同上，227页。

28) 同上，312页。

而两篇辞作则逐句押韵，前六句每两句押一韵，分别押歌韵(波、和)；灰韵(归、湄)；侵韵(音、心)；后三句每句都押阳韵(望、冈、茫)³⁰⁾。

其次，两人诗赋唱和均依据明太祖洪武八年颁布的《洪武正韵》，而身为馆伴的申叔舟更为谨严。比如：前面所列举的两篇辞中的三、四句的韵脚“归”与“湄”，前者在广韵和平水韵中为微韵，后者分属于广韵和平水韵中的“脂韵”和“支韵”。两首五言排律韵脚为：月、悦、绝、咽、辍、折、血、雪、晰、别、楔、揭、辙、灭、节、烈、冽，押屑韵³¹⁾，第一个韵脚“月”属于广韵和平水韵的“月韵”，而《洪武正韵》则同属“屑韵”，申叔舟次韵诗仅最后一个韵脚与倪谦的原作“烈”不同，显然是因“清风吹凛冽”³²⁾的内容而作出的正确改定。

再比如两首赋，分别押阳韵(荒、望、王、章、行、浪、阳、堂)，陌韵(翼、棘、壁、涤)，缉韵(立、搦)，庚韵(晴、晴/精、楹、薨、瀛、情)，药韵(剥、攫、落、埜)，灰韵(辉、围、垂、归)，支韵(司、奇、施、夷)，齐韵(畦)，置韵(自、赐)，真韵(坤、氤、民、滨、恩)，庚韵(精、琼、京、成、平、明)³³⁾，如果按照广韵或平水韵分析的话，则全诗用韵显得支离破碎。倪谦《雪霁登楼赋》第一段的最后一句，成化本与石印本均记为“羲和耀晴”，而甲辰本恰当将“晴”改作“精”，既符合阳光普照的文意，又不与前一句“六月始晴”重韵。此外，倪谦赋作仅结尾“乱词”部分为骚体形式。而申叔舟则通篇带有“兮”字，是精心打造的一篇兼具政治正确与艺术精美的骚体赋。因此，倪谦还朝后寄信给申叔舟盛赞其“词赋曾升屈宋坛，为传声誉满朝端。”³⁴⁾ 在朝鲜停留的一个多月

29) 同上，89页。

30) 同上，239页，125页，331页，p.257页。

31) 同上，831页。

32) 申叔舟，《保闲斋集》卷十二，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景仁文化社，1996，79页。

33) 同上，257页，875页，913页，283页，850页，125页，43页，73页，545页，141页，283页。

34) 姜希孟，《文忠公行状》，《保闲斋集附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156页。

的时间里，二人数次的往来唱和，申叔舟的才华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倪谦，在〈留别申泛翁〉一诗中，作者饱含深情地写道：

聚首东藩一月余，情孚道合有谁如？
喜谐音律吟诗句，爱问形声较韵书。
季札朝周才不忝，由余佐穆国宁虚。
别来尺素须频寄，可信人间足鲤鱼。³⁵⁾

诗人于首联便惺惺相惜点出两人诗文唱和之“情孚道合”，随即于颔联称道申叔舟吟诗谐于音律，并指出源自于诗人“爱问形声较韵书”的好学与严谨。颈联上句引用季札使鲁观周乐的典故以自谦，下句夸赞申叔舟如同春秋时期辅佐秦穆公的由余一样的国家栋梁。尾联则期望与之频寄尺素，永结知己。可以想见，上使的高度讚揚与知遇知音会令申叔舟何等激动，故在两人于鸭绿江畔分别之际，申叔舟捧觞临江，侑酒作歌“幸从容兮奉德音，庶终身兮铭吾心。”、“天杳杳兮云苍茫”³⁶⁾，既充满崇敬又不乏感伤。

那么，申叔舟何以如此通晓汉诗韵律？在与倪谦诗文唱和中缘何善用骚体呢？据记载申叔舟“年十五，受《楚辞》、《韩诗》于先正参判公，读诵三昧。由是，少时词赋，每居人前，脍炙儒林。至如诗什尤长于古风长篇，虽数百强韵，押之能稳，靡有艰处。”³⁷⁾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洪武正韵》成为二人诗文唱和押韵的韵书这一独特现象。即作为上使的倪谦有将其实践并加以推广的意愿。而作为馆伴的申叔舟依韵唱和，一方面展现了自己高超的汉文造诣，另一方面在“学而时习之”中，试图通过与倪谦的诗文唱和实践探寻用刚刚创制不久的“训民正音”将其译介的可行性。这在倪谦的〈留别申泛翁〉和〈希贤堂为申泛翁赋〉即〈题希贤堂卷〉两首诗作中，先后称颂其“喜谐音律吟诗

35) 倪谦，〈留别申泛翁〉，成化本 卷二，殷梦霞、于浩选编，《使朝鲜录》(上)，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2003，573页。

36) 申叔舟，〈送内翰辞并序〉，《保闲斋集》卷十二，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景仁文化社，1996，99页。

37) 任元潜，〈保闲斋集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6页。

句,爱问形声较韵书。”“嗜学博且精”,以及《保闲斋集》卷十五申叔舟撰《洪武正韵译训序》等诗文篇目的揭示中可见一斑。这也是申叔舟与倪谦等明朝使臣在诗文唱和时如此注重音律的深层的原因。³⁸⁾

IV. 结语

总之,现存有关朝鲜馆伴申叔舟与明使倪谦诗文唱和20余篇次的四个主要文献中,石印本《奉使朝鲜唱和集》文字谬误相对较多,研究者使用时需格外留意。而李佑成家藏木板本《东文选》则具有刊刻年代早这一不可忽视的价值。

相较而言,倪谦的《辽海编》与申叔舟《保闲斋集》可称之为研究二人诗文交流唱和的善本,且不可偏废。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只有将两个文本对照分析,才有可能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呈现和挖掘其诗文唱和的景象和价值。从二人的诗文唱和中可以看出,申叔舟的作品除了具有鲜明的馆伴文学的一般特征,即事大主义支配下的慕华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大量用典外,其用韵之谨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它上承1375年即明太祖洪武八年颁布的对东亚影响最大的官方韵书《洪武正韵》,下启1455年以“训民正音”为译注法的《洪武正韵译训》。这恰恰是申叔舟等朝鲜馆伴文人与明朝使臣的诗文唱和深刻而重要的实践意义。限于篇幅,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拟将另文撰述。

38) 按:与申叔舟同一时代的姜希孟、李坡、李承召等人分别在《文忠公行状》、《墓誌》与《碑铭》等篇目中记载了申叔舟参与创制谚文(即今朝鲜文或曰韩文)二十八字,先后与成三问等人13次出访辽东向被明朝政府贬谪的官员黄瓚“问音韵”等事迹,《保闲斋集附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156页,162页,166页。

< 参考文献 >

- 陈正宏、梁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殷梦霞、于浩选,《使朝鲜录》(上),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2003。
民族文化推进会,《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卷10,景仁文化社,1996。
徐居正等,《东文选》,庆熙出版社影印,1966。
乐韶凤、宋濂等,《洪武正韵》,亚细亚文化社影印,1973。
詹杭伦、杜慧月,〈辽海编与倪谦出使朝鲜考述〉,《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2007。

< Abstract >

Among all the four kinds of main about the poems responsory of Sin Sukju, a Korean official, and Niqian, the envoy of Ming dynasty, Niqian's "Interpreting Methods of Liaohai" and Sin sukju's "Collection of Baoxianzhai" are the best ones. The Rhyme is coordinated with the one in "Hong Wu Zheng Yun" with the flexibility and variety in both even lines or every line. The rhyme in Sin sukju' is rigorous and meaningful in exploring national language.

Key Words : 倪谦(Ni Qian), 申叔舟(Shin Suk-Ju), 辽海编(Interpreting Methods of Liao Hai), 保闲斋集(Collection of Bao Xian Zhai), 洪武正韵(Hong Wu Zhen Yun).